





淺草文庫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八諸子目錄

知舊門人門答

胡伯量

實紀名，湖南康建自人。朱子稱其堅苦，又兄弟孝友，有四書行說等書，有語錄。

李繼善

實紀名，孝述。潘之從子，有語錄。朱子答書云：所示疑義甚精到。

晏亞夫

實紀名，淵涪陵人。號蓮蕩，有錄問答。

郭子從

實紀名，叔雲，潮陽人。

葉仁父

孫敬甫

實紀名，自修宜州宣城人，有甲寅問答。

孫仁甫

名自任敬，甫之弟。

余正甫

亦見實紀語類而末詳其名位，邑里，但答所謂獨至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他人之助也。



周深父 名濬先生 有更名序

翬仲至 見實紀 ○宋濂集名豐武義人山堂庭芝 之孫從呂東萊游其學如注水千丈之壑 福建帥幹終

轄左藏庫

林易簡

大全闕姓語類有 林易簡其斯人歟

何倅

江彥謀

吳尉

卓周佐

任行甫

江端伯

趙民表

陳暮

劉朝弼

姚棟

李好古

孫吉甫

亦見語類

湖南諸公

南軒及五 峯諸門人

或人

劉公度

見十三卷

或人



如人  
如人  
如人  
如人  
如人  
如人  
如人  
如人  
如人  
如人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八

知舊門人問答

答胡伯量

泳○南康建昌人先生稱其堅苦又曰伯量兄弟孝友

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

且以委曲開釋為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拂親意也

李敬子說居喪欲嚴內外之限莫若殯於廳上庶

幾內外不相通周舜攷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

武夫亦能吾人稍知義理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

不忍為矣

敬子說是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



中門之外也

某舊聞風水之說斷然無之比因謀葬先人周旋  
思慮不敢輕置既以審諸已又以詢諸人既葬之  
後略聞或者以為坐竈坐向少有未安便覺惕然  
不安乃知人子之喪親盡心擇地以求亡者之安  
亦未為害

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  
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  
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

某昨者營葬之時結屋數椽于先壠之西既葬後

與諸弟常居其間庶得朝夕展省且免在家人事  
混雜敬子以為主喪者既葬當居家蓋神已歸家  
則家為重若念不能忘却令弟輩宿墓時一展省  
可也又以質之舜攷云廬墓一節不合聖賢之制  
切不須為之某既聞此二說不欲更遂初志日即  
則在家間中門外別室更常令一弟居宿墳庵  
某時一展省未知可否日即即未詳  
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於事但不須立廬墓之名  
耳

按禮居喪不弔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即是執



事禮亦有妨鄉俗不特往吊送喪凡親舊家有吉凶之事皆有既遺不知處此當如何

吉禮固不可預然吊送之禮却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此也

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亦如薦新行之可也  
比者祥祭止用再忌自雖衣服不得不易惟食肉一節欲以踰月為節不知如何

踰月為是

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娶而死念欲為之立後但既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既更立主祭者即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可更考之

答李繼善 孝述○敬

既諭數條已得用力之端此事無它巧但就已用力處更著功夫反復純熟自當別有見處無假它求也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



折敬子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艱不容盡布

元思祭一  
元思

敬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  
子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尚能厲志而悉  
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嫡子已娶無子而沒或者以為母在宜用尊厭之  
例不須備禮

宗子成人而無子當為之立後尊厭之說非是  
昨者遭喪之初服制只從俗苟簡不經深切病之  
今欲依古禮而改為之如何

服已成而中改似亦未安不若且仍舊

政和儀六品以下至庶人無朔奠九品以下至庶  
人無誌石而温公書儀皆有之今當以何者為據  
既有朝奠則朔奠且遵當代之制不設亦無害但誌  
石或欲以為久遠之驗則略其文而淺瘞之亦未遽  
有僭倂之嫌也

與晏亞夫

淵○蜀，涪陵人號蓮蕩  
見性理大全朱門人

熹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罷前一日送范文叔於  
北關歸家未久已聞劉德脩亦罷歸矣游判院相見  
不及款而別近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士



之多奇也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  
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  
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在  
入頭處也游判院仲鴻宋史有傳有直道重名  
一別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自爲況何如計且家  
居奉養讀書求志不必遠游以弊歲月也喜衰朽疾  
病更無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僞學亦覺  
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爲千載之恨耳蔡季  
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眼中朋友未  
見有十分可望者不知亞夫比來所進如何無由會

面千萬進學自愛以慰千里相望之懷

答郭子從叔雲

今有人焉其父尊信浮屠若子若孫皆不忍改將  
何時而已恐人子之遭此勿用浮屠可也至於家  
舍所敬形像必須三年而後改不知如何  
如此亦善

答葉仁父

他喻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  
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  
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



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即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爲明友求知唯其一或一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爲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偽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而今所喻雖

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答孫敬甫

何君近亦得書尚恨未際然不知其與賢者向來所講爲何事也寧川師友盛言篤實者復謂誰何既曰篤實而自知其有談玄說妙之過則又何故而反疑學之有捷徑因以墮於輕易放曠之失耶凡此曲折皆所未曉更俟詳以見告然後可議也子約之言蓋爲近之而主一無適者亦必有所謂格物窮理者以



先後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  
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  
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蜂起其間盖有全  
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為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  
而不足謂之學矣凡此皆因來喻而及之而程子之  
兩言雖所未論猶將力為賢者陳之者也敬之與否  
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  
講學之為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  
後可以有功也反復來書覺有後氣顧恐於此有不  
脛耳誠能折節而屈首於斯焉其必有以得之矣近

思錄中橫渠夫子所論讀書次第最為精密試一考  
之當得其趣使還布此薄尤不暇他及  
寧山疑指宜  
城人而宣城  
亦稱寧國

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功使有所據依  
以為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  
要今謾往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  
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趙師鄭主簿  
者尤佳宣城亦有可與共學者否耶

時論洵洵未有寧息之期賤迹盖未可保然姑使無  
愧於吾心則可已它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喻因曾



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  
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  
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  
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閑中見得此意頗端  
的故樂以告朋友也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  
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  
能脩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  
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  
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  
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

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  
此而勿為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  
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鮮拚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  
與辨以起其紛拏不遜之端而反為下莊子所乘也  
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果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  
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  
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  
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  
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  
年則其為術益精為說浸巧拋閃出没頃刻萬變而



同動也下  
作會作  
作會作  
作會作  
作會作

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瞑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為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為彼瞑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所詢陰補事實難處，然官年實年之說，朝廷亦明知之。故近年有引實年乞休致者，而朝廷以官年未滿却之。

不知亦可。前期審之於省曹，否耶。果老宗泉張侍即張九成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脩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所論才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  
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  
著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  
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  
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  
及方此辨論而忽已爲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謾  
徃一觀深體味之便自可見也正命之說乃是平日  
修身謹行經常之法若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處豈  
可以其不得正命而避之乎至於近世前輩有大名  
節者其處心行事之得失雖非後進所敢輕議然其

與聖賢做處有不同者亦須識得不可依違苟且回  
互而曲從也

答孫仁甫 自注

所論今世講學之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墮此切至  
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  
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惟其  
講者愈衆而道愈墮也大抵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  
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  
成諸已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  
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



隨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  
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  
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墮也不亦宜乎賢兒近書  
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毋  
爲久此悵悵也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  
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  
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  
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  
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

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  
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  
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  
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  
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  
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  
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  
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  
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只如所問  
舜及東漢二事想亦出於一時信筆之所及非思之



不得積其憤悱而後發也

答余正甫

辱書相與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二復感歎不知  
所言然嘗竊謂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  
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  
害其為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況遂  
以二三為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為千里之謬  
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故明道先生有  
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  
有味也既示中庸大學諸論固足以見用力之勤者

然足下不以僕為愚方且千里移書以開講學之端  
而先有以脅之曰是不可同同即且為荆舒以禍天  
下則僕尚何言哉姑誦其可聞如前者足下儻有意  
而往復焉則猶將繼此以進也

受弔

去歲北使弔祭君臣皆衰服受之殯宮但辭曰適當  
南內問安之日遂即其處吉服受之不知何故如此  
又聞頃時高宗之喪王丞相必欲歸南內見使人會  
有力爭之者遂不果未聞正衙受弔之說不知何從  
得之也



短喪

向見孝宗為高宗服既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為甚盛之德破去千載之謬前世但為人君自不為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既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為一代之制遂使君服於上而臣除於下因陋踵訛至於去歲則本行在殯而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復講深可痛恨故熹嘗有文字論之已蒙降付禮官討論然熹既去國遂不聞有所施行不知後來竟如何也今詳來喻欲以襴幘居喪而易皂衫為禫固足以為復古之漸然襴幘本非喪服而羔裘衣冠又夫子所不以弔者是皆非臣子所以致哀於君父之服也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略為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襴幘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臣既禫除衰而皂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縣絕似亦允當不知如何初喪便當制古喪服以臨別制布幘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乃為合禮

魏元成加服

觀當時所加曾祖之服仍為齊衰而加至五月非降



為小功也。今五服格仍通用之。雖於古為有加然恐亦未為不可也。徵奏云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之子婦同服。大功按儀禮自無兄弟子婦之文。不知何據。乃為大功而重於庶婦。竊謂徵意必以衆子與兄弟之子皆替而其婦之親疎倒置如此。使同為一等之服耳。亦未見其倒置人倫之罪也。嫂叔之服先儒固謂雖制服亦可。然則徵議未為大失。但以理論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為緦麻。徵反加舅之服以同於姨。則為失耳。抑此增損服制。若果非是。亦自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

離自不相須也。蓋人之姿稟見識不同。或明於此而暗於彼。或得於彼而失於此。當取節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

神坐上右

漢儀后主在帝之右。不知見於何處。但禮云席南鄉。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則是東向南鄉之席皆上右。西向北向之席皆上左也。今祭禮考妣同席南向。則考西妣東。自合禮意。開元釋奠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亦以右為尊。與其所定府君夫人配位又不相似。不知何也。大率古者以右為尊。如



周禮云享右祭祀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漢人亦言無能出其右者是皆以右為尊也又若今祭禮一堂之上祖西考東而一席之上考東妣西則舅婦常聯坐矣此似未便也

居喪朝服

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蒞事耳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已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為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

為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為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

禮經嚴嫡故儀禮嫡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為之大功乃更重於衆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於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但升嫡婦為暮乃正得嚴嫡之義升庶婦為大功亦未害於降殺之差也前此來喻乃深譏其以兄弟子婦而同於衆子婦為倒置人倫而不察其實乃以衆子婦而同於兄弟子之婦



也  
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鄭  
氏既以上為席端則考坐在席端妣坐在席末於禮  
為順今室中東向之位配位在正位之北亦自有明  
文也

答周深父

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  
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騫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  
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  
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

也

答輩仲至 豐

叔昌老不長進亦是前日向來意多脚根不牢實耳  
輕棄單瓢之句令人深省顧未知真樂所在則雖欲  
不棄而不可得此須別有箇著力處乃足恃耳武夷  
續詩讀之無非向來經行所歷景物宛然益歎摹寫  
之妙詩序縱橫放肆多出前人未發之秘但詆江西  
而進宛陵不能不駭俗聽耳少時嘗讀梅詩亦知愛  
之而於一時諸公所稱道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用  
此頗疑張徐之論亦未為過至於寂寥短章閑暇蕭



散猶有魏晉以前高風餘韻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  
轍者則恐論者有未盡察也

根當從足江西黃山谷宛陵梅聖俞

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  
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  
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  
有歧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  
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  
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  
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  
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

難取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修辭名  
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  
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  
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  
又益遠而不相似也鄙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  
今雖不敢承命以為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  
不可以不之講者故敢私以為請幸試思之而還以  
一言判其是非焉至於佳篇之規則意益厚矣顧惟  
頓拙於此豈敢有所與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  
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聞考詩之



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  
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  
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且又  
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  
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  
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  
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  
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  
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  
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備其不合者則悉去

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宵次要使方  
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  
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為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  
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  
能復為況今老病百念休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  
右見顧之重若以為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  
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  
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  
得古今體制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  
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夫然竊恐穢濁



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它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杜君出內譏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為有力

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

黃子厚錄放翁陸務觀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為非是則熹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恠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為亦嘗從頭看得一過而諳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為古文因以為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



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平淡者得為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壘韶護之雅正者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以為如何也放翁近報亦已掛冠蓋自不得不爾近有人自日邊來云今春議者欲起洪景盧與此老付以史筆置局湖山以就閒曠已而當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寢今日此等好事亦做不得然在此翁却且免得一番拖出來亦非細事前書蓋已

慮此乃知人之所見有略同者

新詩見寄尤荷不鄙讀之便覺烏石靈源去人不遠當此炎燠洒然如狂寒門而濯清風也記文更定莊重詳實足以傳遠悟老真不朽矣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為太耳三藏觀見氣候不佳故舊中時復塌了一兩人令人鬱鬱仲止不謂乃能自立如此深可愛敬无喜商澗之有後足強人意也狃音貢飛至也太耳三藏西域胡僧觀心澗无咎事見太平通載仲止韓无咎之子名流南號也

答 易簡 語類有林易簡 此或其人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下證語在戾太子傳可檢看然亦非獨此也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不須許多閑說話也

答何倅

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

流而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

答江彦謀

既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為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



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文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別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彥謀以爲如何

答吳尉

尉唐本  
亦作尉  
韻會  
本作尉  
通作尉  
本无尉  
後俗所  
加

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尉狀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初官僻縣遽爲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

太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它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



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卓周佐

示喻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嚙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為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閑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為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喻如此何貪躁不思之甚

耶前日已稟尊文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熹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况使作書宛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反已為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答任行甫

治甲銷鈔足見州郡相知之意職事固不可不盡心然凡百亦宜韜晦勿太向前為佳

塵中汨沒墜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漑勿令斷絕為度幾爾

承有來期尤以為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



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味退  
後勿求人知為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  
一介寒士區區數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為泰矣若以  
為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  
可追者千萬深思便得脫否先是州府委行甫以賣  
鹽事先生勸其力辭故此問其得  
勝否○蓋賣鹽本幕官職事行  
甫以監當處之為未穩故也

答江端伯

示喻為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  
所論唯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為庶幾耳故  
為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

覆涵泳銖積寸累又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  
欲徒為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  
心之定其亦難矣

答趙民表

古人之學以致知為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所謂  
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  
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  
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  
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  
乎其進之易耳



答陳謩

辱書甚厚但所謂先知先覺則今世自有慨然任其  
責者而熹非其人也所論為學之意亦甚善顧此乃  
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  
明者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  
自得之不當較計功程如世之出舉錢商子小者之  
營營也

答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  
然故敢布之左右熹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

撫唐本  
从木

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來至乎古人之所  
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來至乎古人之  
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  
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  
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為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  
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  
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備思惟懼夫蓄藏  
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  
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  
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



為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為士者並而爭且之功其  
得與失又未可知也  
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巳蓄  
藏之不當誦說之不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  
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間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  
以亮之空處唐

答姚棣

云答盧粹中

承問及為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  
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  
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

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  
而且有可見之功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甚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為然當用其言專心  
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  
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  
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  
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為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陸刪定象山嘗為  
劫令所刪定官

答孫吉甫



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脩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一恐當作七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

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且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答因復思之乃知前白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



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並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

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哀樂之性性  
恐當作情

答或人

爲學兩途。誠如所喻。然循其序而進之。亦一而已矣。



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  
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  
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  
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

答或人

二云答  
劉公度

大抵讀書先且虚心考其文詞指意既歸然後可以  
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已見不問經  
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悖理然非  
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已見自為一書亦可何必  
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見未必是

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  
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  
字句句反復消詳不可草草說過也

前書妄論想荷不鄙然亦未知果中理否但所聞於  
師友者如此驗之聖賢之言又如此竊獨安之不敢  
自棄以徇流俗耳執事議論文章多出於忠厚之意  
反身自求宜有以自樂者乃獨以無名為患不得試  
為憂而欲思其次者何耶題跋用意尤懇惻推此足  
以善一世之俗矣歎服之深不容復措詞也

當惻隱時體其仁



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特別起一念以體其為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象認得此箇精靈而不采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充擴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擾矣疑此不足引以為證又云一處通透四處廓然此亦禪學意思正前章所譏初學躡筌之病尤不當引以為證也

無垢張九成子韶

察於天行止樂循理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

度唐本作反

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就此不必言觀物而度諸身者蓋已說破此病况又加所謂宛轉者焉則其支離間隔之病益已甚矣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為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却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閑放未死當更於閑靜中陶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



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  
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  
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太抵所論多未著實不周匝又時爲險句奇語軒輊  
於其間尤覺不穩當似是看文字少又忽略了平易  
處而專揀艱難高遠底看故其用力愈勞而爲說愈  
雜可試更思之復以見示幸幸

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  
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  
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

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

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  
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豪釐之間便是天理  
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  
前筭後也今問頭自有病痛答者又不能一剪剪斷  
直下剖判言愈多而道愈遠矣

見善明是平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  
可闕而當以平日功夫爲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  
必不爲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

答劉公度

孟容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為恨此見志道之篤然  
往者以術譽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  
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遠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  
為道而來若以自附為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  
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  
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  
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會  
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牢硬  
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  
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

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  
甚事耶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  
久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乍  
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  
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  
在此也僭易及之千萬照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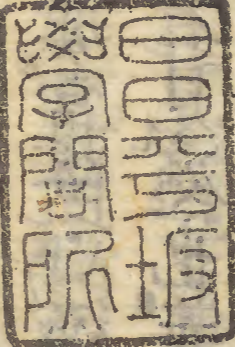
湖湘張  
南軒

胡文定春秋曾孰看否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  
便見此老曾中間架規撫不草草也直鄉志堅思  
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  
可望也



答或人

示喻為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真可  
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  
是為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  
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  
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  
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  
避之也



朱子書節要卷之十八



